

[读者精品]

韩晓民
著

净土

JING

TU

台海出版社

淨

土

韩晓民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净土 / 韩晓民 著. - 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05. 12

(明日文学丛书)

ISBN 7-80141-440-3

I. 净… II. 韩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1668 号

丛 书 名 / 明日文学丛书

书 名 / 净土

著 者 / 韩晓民

责任编辑 / 华 静

装帧设计 / 秦爱军

出版发行 / 台海出版社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如东县彩印厂

开 本 /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/ 12. 125 字数 / 345 千字

版 次 /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台海出版社

ISBN 7-80141-440-3

定价: 20. 00 元

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

邮编: 100009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师范院校毕业后，廖然、项光明和邵泓一起到黎明中学教书，美丽而泼辣的邵泓成了廖、项的共同目标，正当项光明信心十足的时候，邵泓的感情砝码却倾向了忠厚、含蓄的廖然，于是项光明处心积虑，挑起了廖然和刘校长之间的矛盾，最终把廖然挤出了黎明中学。项光明又一次向邵泓发起攻势，刘校长却把表侄女小惠介绍给了项光明，项光明衡量再三，还是放弃了对邵泓的追求。

抓教育的白副县长到黎明中学检查工作，邵泓向白副县长反映了廖然的事情，廖然重返黎明中学。邵泓虽然嫁给了廖然，但项光明的造谣中伤，给廖然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。

恋爱之争尘埃落地，权利之争又起波澜，廖然和项光明都是教务主任的人选，刘校长偏袒项光明，借机派廖然外出学习。廖然在学习期间，结识了温柔大方的秦琪淑，秦的温顺和邵的泼辣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廖然终于失足成恨。学习归来后，一次意外的安全事故把廖然推到了代校长的位置，但是项光明极不甘心，在廖然和秦琪淑之间的关系上大做文章，最后让廖然……

序

世间何处觅净土。

从哲学辨证的角度思考，世间似乎不存在净土，因为有善良就有邪恶，有真诚就有伪假，有美丽就有丑恶，有洁净就有肮脏，这是客观的现实存在。但是在作家看来，歌颂人间的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是文学创作的义务，所以在大多数作家的心底，都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情结，于是在作品中，苦苦寻觅着心中的那块净土。我以为，韩晓民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不少人都把学校视为一片净土，传道授业解惑，这是何等的神圣和崇高，但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，人们亦清醒地认识到，校园并非净土，它只是一个社会的缩影，社会上存在的东西在校园内也依然出现。作为有着近二十年教龄的韩晓民，应该是最有清楚的认识和理解，在描写他所熟悉的校园生活与人物时，他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，在作品中充分地展示了对校园生活的熟悉和了解，把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活的人物，把一个又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展现给了读者，使人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校园中的繁复变化，触摸到了当代教师的跳动脉搏。

在塑造人物时，尽管作者客观地描述了人们的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家庭与事业的冲突，人格与尊严的维护，但是理想主义的情结始终贯彻在他的创作中。譬如书中的主人公廖然，是一位好学上进、热爱生活的青年教师，他刻苦钻研业务，善于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相互沟通，在工作中也颇有建树；在生活中，廖然为人善良，正直忠厚，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丑陋之习在他身上几乎不见，甚至有些迂腐呆板，书生之气较浓，套用一个时髦的用语，算是一个业务型的人才。转型期的社会变革亦直接影响着校园，像这样的人，不善于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，在生活、事业、家庭等方面都会有许多挫

折和不如意,如职位难以升迁、别人容易误解、情场十分无奈等等。作者在描写廖然的一些性格弱点的同时,毫不掩饰地在文字中表达了对这个人物的肯定和喜爱,可以说,廖然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,主人公是当代青年教师中的一个典型,亦是作者笔下一个理想化了的人物。

这部长篇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生活,二是语言。我有过一些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文友,亦读过一些他们的作品,包括数十部长篇小说,阅读后,我常常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。也许是他们太熟悉校园生活,以至于过分拘泥于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,不能站在相对的高度去认识生活、俯视校园,不能充分调动文学创作的手段,使作品与社会大背景有机地融为一体;语言方面,也许是长期研究、教授语言的法则而形成了一定的套路,容易使其文学作品的语言缺乏一种鲜活之气。而韩晓民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突破,他在这篇小说中虽然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写校园生活,并较好地塑造了廖然、邵泓、项光明、陈校长等一些校园中的人物,但是从整体看来,作者并不满足于只写校园内的人和事,而是把触角伸向了社会,把社会和校园生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,使之校园生活更有时代感,人物更加立体化,有更多的社会意义蕴涵在内,可以说,作者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审视着自己所熟悉的校园生活,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厚度和意义;作者的语言亦很有特色,无论是描写叙事,还是抒情议论,他都能够客观冷静地娓娓道来,遣词造句干净准确,且充满着一一种鲜活之气,完全没有八股文般的程序化语言,文学语言的张力和感染力,在作品中基本上得到了体现。

作者初次涉猎长篇小说创作,诚然,在主题的提炼、情节的选择、人物的塑造和结构安排等方面亦有一些不足之处,譬如在情节的处理上稍有平淡之感,在个别人物的刻画上有脸谱化倾向,但总体来说,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。我亦相信,作者今后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,为我们文学的百花园里增添一些更鲜丽的花朵来。

谢玉好

引 子

廖然沮丧地回到家里，把玉镯子交给妈妈。

“又没有送出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是你不愿送，还是人家不愿接？”

“是人家不愿接。”

亲戚朋友已经给廖然介绍过十几个对象，可是妈妈给他的那对作为定亲用的玉镯子始终没有找到主人。

廖然又说：“妈，今后别再托人给我介绍对象了，太伤自尊，大不了打一辈子光棍儿。”

“傻孩子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姻缘是前生注定的，唉！也许你的婚姻还不透。”

“妈，你就别信神信鬼了。”

廖然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袋子，他打开袋子，拿出来一尊精致的佛像，扔到了桌子上说：“我看全是这东西在作怪。妈，你让我从小把它佩带在身上，说我将来要遭桃花劫，这尊金佛能够帮助我度过劫难。哼！这金佛也太灵验，保佑得我至今也没找到对象，还命犯桃花呢，连一片桃树叶都没有碰到，我再也不带它了，你把它毁掉，打成项链、戒指吧。”

廖然妈妈急忙对着佛像拜了几拜，然后从廖然手里夺过小袋子，把佛像装进去说：“可不能够对佛不敬，赶快收好。”

廖然不想惹妈妈伤心，只好又把佛像收了起来。

说起这尊小佛像，还真有些来历，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。

廖然从小就很笨，学习成绩一直很差，他父母只要问问他在班级里的名次，就知道他们班级的人数。

十岁的时候，廖然得了场脑膜炎，高烧连续几天不退。也不知

道是哪种药用的不对路，还是高烧时间持续得太长，他的脑膜炎虽然治愈了，但是人却变得非常古怪。刚开始是沉默寡言，后来发展到经常无端地对着一个地方发愣，心里一高兴，就厌食，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就猛吃。他父母虽然行医近二十年，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。

廖然的父母非常担心，就带他去省城医院看病。内科、外科、小儿科，透视、B超、脑电图，整整折腾了一天，廖然妈妈排队排得心里冒了火，廖然爸爸跑腿跑得脚底起了泡，但是各种先进仪器检查的结果都是正常。

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，他们就放心地回去了。但是廖然病症依然如故，没有办法，父母又带着他四处求医，后来寻到一位非常出名的老中医，针灸了几次，还不见好转，他父母也就死了这条心。但奇怪的是，从老中医那里回来后，廖然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，他妈妈估计是老中医在针灸的时候，可能动着了哪根神经，让廖然开窍了。到了小学五年级，廖然已经是班里面前五名的学生。

冬至那一天，南方人吃冬至米团，北方人却有吃饺子的风俗，据说，如果这天不吃饺子，冬天会把耳朵冻烂的。廖然的妈妈已经把饺子包好，等廖然放学回来就下锅煮，但是已经十二点半了，还没见廖然回来，她就把炉子堵上，出去接廖然。

外面下着雪，风不大，雪也不大，瘦弱的雪花胆怯地降落到地上，还没有来得及集结，就被大地吞噬了。廖然妈谨慎地踏着泥泞，往廖然放学的路上去寻找。出门没多远，她看见一群孩子在一堵断墙旁边围成个半圆，他们似乎在认真地观察着什么。她一眼就认出了廖然背上的红书包，过去说：“廖然，快回去吃饭，妈妈给你包好饺子了。”

廖然回头看见妈妈，就过来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妈，那里有个脏老头，坐在地上半天都不动。你过去看看，他是不是个神经病？”

廖然妈到跟前一一看，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人半躺半坐在那里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乌，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，喉咙里还发出轻微的“叽叽”声。廖然妈摸了一下老人的额头，觉得烫手，就对廖然说：“他可能患的是急性肺炎，我回去把你爸爸叫来，先把他弄到诊所里再说。”

不一会儿，廖然的爸妈都来了，他们把老人架回了诊所，喂药、输液，忙活了好大一阵子，老人的高烧才渐渐退去。

说也奇怪，老人得了这么重的病，连一周不到竟痊愈了。

廖然的爸爸算了算药的成本，三百多块，还要管吃管住，这是一桩自找的钱赔本生意，他就埋怨廖然的妈妈说：“好闲事不如赖不管，三百多块钱就这样扔了。”

“我们干的就是这一行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咱们孩子的身体不好，我们做这件事，就算是给廖然积点德。”

听廖然妈这么一说，廖然爸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吃过午饭，老人说：“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，我的病已经好了，就不再打扰你们了。我没有什么来报答你们的，但是，鄙人精研梅花易术四十余年，我看贵公子有些古怪，我就给他起上一卦，请报一下他的生辰八字。”

廖然父母本来没打算让他报答什么，但是听老人这么一说，虽然半信半疑，还是报上了廖然的生辰八字。老人闭目掐指，算了一会儿说：“唉，想不到你们夫妇心地善良，济人无数，晚年却要彼此所累呀！”

廖然妈不解地问道：“如果有什么不祥之兆，还请先生明说。”

“从生辰八字上推断，这孩子是芸芸众生的相命，将来虽然衣食盈余，但要遭遇桃花三劫，而立之年更是在劫难逃啊！”

廖然妈焦急地说：“有没有破解的方法？还望先生看在我们夫妇的薄面上指点指点。”

“老夫的命是你们救的，怎敢在你们面前胡说八道。所谓破解之法，全是骗人钱财的欺世之谈，凡夫俗子岂能有回天之术！”老人说着，从内衣口袋中拿出一尊金光闪闪的小佛像，非常庄重地递给廖然妈说：“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护身金佛，就赠与你们吧，让孩子带在身上，也许会帮他度过劫难的。”

廖然妈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回绝了，她说：“这么贵重的灵物，我们不敢要，先生赶快收起来吧！”

“唉！这也是我的劫数，更是我们的缘分啊！你们就不要推辞了。再说，我一个修道之人，带一个佛家的宝贝在身上，总觉得不大

相宜。二十年后，华夏国富民强，四方太平，但物欲横流，人心不古，这孩子将来虽身处洁地，但也难免失足成恨。你们要告诫孩子，千万不要丢失此物，自然可免去孩子的血光之灾。至于桃花劫嘛，就要看这孩子的造化了。”

廖然爸听老人一说，起先以为他是个江湖骗子，救了他的命，他却装神弄鬼地给孩子占卜算卦，所以他一直没有搭腔，可看看老人交给他们的东西决非俗物，这才信了老人。

他到里屋取出一千块钱，对老人说：“我们不敢动问先生将仙游何方，您就收下这一千块钱，就当是路费吧。”

老人没有接钱，转身朗笑几声，飘然而去。

廖然的父母拿着这尊小金佛看了半天，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是觉得沉甸甸的。

廖然顺利地考上了初中、高中，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，父母极力劝他报医学院，将来当一名医生，既可以治病救人，又可以医治他自己的怪病，但是廖然非常固执，偷偷地填报了师范院校，直到录取通知书下来以后，他父母才知道。

常言道：“家有二斗粮，不做孩子王”，廖然的父母极不赞成廖然将来当教师，但是回想起老人的卦语“孩子将来身处洁地”，也就没再反对，因为学校能够称得上是一方净土，廖然将来当了教师，也算是“身处洁地”。他命该如此，怨不得别人。

在师范学院，和廖然关系最好的同学是项光明。项光明虽然比廖然小一个月，但是能说会道，八面玲珑，办事相当老练，深受班主任信任，是中文系有名的能人。他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，所以同学们送他了个雅号——项滑头。他高高的个头，一双小眼睛一挤，就是一副可爱相，厚嘴唇一咧，又是一副老实相，陌生人谁都不会把他和“滑头”二字联系在一起。

项光明神通广大，他能让男生请他吃饭，还能让女生请他看电影，连教师专用的阅览室他都能混进去，回来后在寝室里炫耀一通，让满寝室的同學佩服得不得了。可是最让廖然佩服的是，项光明把最难过关的《古代汉语》试卷倒腾了出来。

“消息灵通人士”这一称号好像是专门为项光明设立的。每个系的系花姓是谁，芳龄几何，有何爱好，他都了如指掌；班里的漂

亮姑娘曾经和谁谈过、现在正和谁谈着，仍瞒不过他；甚至哪位教师最近发表了什么论文，论文有没有抄袭的痕迹，他也能够打听出来。廖然和项光明住的是上下铺，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。

离师院艺术周还有半个月，项光明就已经知道各系的压轴节目是什么。这天，他领着廖然去窥视数学系排练节目，但是廖然的艺术细胞不发达，他对文艺演出不感兴趣，看了一会儿就说：“滑头，我不想看了，我觉得他们的节目很一般。”

项光明一把拉住廖然说：“别走，歌唱得最好的就要出场了。”

“是他们的系花吗？”

“不是，他们的系花擅长舞蹈，这个唱歌的叫邵泓。别吭声，她出场了。”

廖然一看，那个叫邵泓的确实漂亮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小酒窝，身材苗条，皮肤白皙，站在排练场中间，楚楚动人。音乐一起，她先随着节奏摇摆了几下，然后就开始唱。她虽然不是专业演员，但是声音非常有磁性，连廖然这个五音不全的音乐白痴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哼了几句。

邵泓唱完，马上有几个男生像众星捧月一样地围住她大献殷勤，有的递毛巾，有的递茶杯，但是邵泓不耐烦地说：“都去一边呆着，我觉得没有唱好，让我再练一次。”

廖然一听就笑了，他问项光明：“她歌唱得那么好听，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”

“如果论长相，数学系的系花应该是她，但她说话刻薄，性格泼辣，成了数学系首屈一指的辣妹。追她的男生很多，可她这枝带刺的玫瑰太扎手，所以至今名花无主！”

廖然悄悄地对项光明说：“你亲自出马，还摆不平？”

“我试试，你去替我买束花，快去快回。”

不一会儿，廖然就拿着一束花跑了回来。刚好邵泓唱完了一支歌，项光明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拉了拉衣服，拿着花从容地向邵泓走去。到了邵泓面前，项光明彬彬有礼地说：“邵小姐，你的歌声太美妙了，就让这束鲜花带着我的崇拜之情，盛开在你的心中吧！”

邵泓瞅了项光明一眼，撇了撇嘴说：“你这家伙是干什么

的？”

“我是中文系的项光明，被你优美的歌声所吸引，特来献花。”

邵泓夺过鲜花，一扬手就扔了出去。她笑着说：“你是不是来打探我们系消息的？我们肯定会超过你们中文系，你既然打探清楚了，还不快滚？”

项光明碰了钉子，尴尬得像一尊刚刚出土的兵马俑一样，灰头土脸地站在那里。邵泓又对身边的男生说：“快把中文系的探子赶出去。”

众男生不由分说，就把廖然和项光明赶了出来。

—

毕业分配的时候，按照“哪里来哪里去”的分配原则，廖然的派令开到了原籍。他父母觉得儿子在外面读了几年书，最后连家门都没有走出去，很不光彩，就四处托人找关系，别人都上班一个多月了，他才被安排到城乡结合部的黎明中学。廖然骑着自行车，揣着派令，带着行李去黎明中学报到。

黎明中学坐落在黎明小镇的西头，四周环绕着庄稼地，一栋耀眼的长方形四层教学楼高傲地立在前面，它像一块巨大的遮羞布，把后面的破旧瓦房遮挡得严严实实。通向教楼的道路两侧，是两行膀扎腰圆的大桐树，大桐树背后躲藏着两个羞涩的小花圃，垂暮的月季年长色衰，几朵斑驳的残花还在回忆着昨日的荣耀，一簇簇葱茏的菊花尚未含苞，但是已经以准主人的姿态炫耀起来。

廖然顺着大桐树裹成的甬道向前走，一只黄口秃尾巴的小麻雀冲他“啾啾”地鸣叫了两声，廖然仰头看了看它，它扑棱着嫩稚的翅膀，笨拙地飞走了。忽然，廖然发现在对着路的那个教室里讲课的老师好像是项光明，他走近一看，不是他是谁？他冲着项光明就喊：“项滑……”

“头”字还没有喊出来，他马上意识到现在已经是教师了，怎么能乱叫别人的外号？如果让学生听见了，该多不好意思！但是项光明还是听见了，他一看是廖然，急忙把课本往讲台上一扔，兴冲

冲地出来了：“廖然，你也分配到这里了？”

“怎么到现在才来上班？走，我领你去见陈校长。”

“到处托人活动，耽误了一个月。”

他们来到校长办公室，廖然见到了一位四十开外的人。他叫陈文彬，是黎明中学的校长，中等身材，一头浓密的头发下面是一张四方脸堂，挂在嘴角上的烟头冒着缕缕青烟，把他的左眼熏成了半封闭状态。

项光明向廖然介绍说：“廖然，他是咱们的陈校长。”

陈校长审视着廖然和项光明问道：“你们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廖然说：“陈校长好！我是新分配到这里的老师。”他说着就把派令递了过去。

陈校长接过派令看了看，然后站起来握住廖然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我们学校又多了一名大学生。”

项光明说：“陈校长，廖然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人很实在，将来一定是个好教师。”

陈校长说：“好，好，你先让他到你的住室里休息一下，我马上通知后勤处给廖老师安置住处，明天再让教务处赵主任给他布置工作。”

项光明把廖然领到宿舍前，帮他解下行李说：“单身教师就这一间房子，既是住室，又是办公室，农村学校的条件太差。”

廖然洗过脸说：“滑头，你那么有能耐，怎么也到了农村？”

“别提了，我本来想进文化局，都跑出眉目了，但是人家要一万块钱的跑路钱，家里出不起，我只好来到这里。唉！命苦不能怨政府，受罪不能怨社会，谁让咱当年没有考上重点大学呢？先将就着干吧，等以后有招干的机会再说。”

廖然笑了笑说：“你来农村中学教书，确实委屈你。但是我觉得当教师也不错——和农民相比，我们有固定的收入；和工人相比，我们不干繁重的体力活；和商人相比，我们不担过多的风险；和领导相比，我们没有贪污腐化的可能……”

项光明打断廖然的话说：“得了吧！你是对着穿衣镜作揖——自己恭维自己。廖然，你猜猜还有谁分配到这里了？”

廖然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猜不出来。”

“是邵泓！”

“邵泓？就是那个张嘴就说粗话的辣妹？”

“就是她。”

廖然这才觉得老天真的对他不薄，连项光明和邵泓都在这里上班，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。但是他不理解，像邵泓那样好的条件，应该能够分配到城里呀！他问项光明：“追求邵泓的人那么多，就没有一个人拉她一把？”

“毕业分配的时候，平时那些围着她转的男生，个个都是‘不爱美人爱工作’，谁会去帮她？她也找了不少门路，但是都没结果，最后只得‘明珠暗投’，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。”

廖然忽然笑了起来说：“是不是上天故意安排你们俩在一起，好让你们结为百年之好呀？”

“但愿如此！走，我领你去见她。”

他们来到邵泓的宿舍兼办公室。邵泓正在批改作业，她抬头看了看廖然，一脸的迷茫。项光明介绍说：“他叫廖然，我中文系的同学，也分配到了这里教学。”

邵泓说：“同学？我怎么不认识他？”

廖然红着脸说：“我认识你，你的歌唱得很好听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邵泓大笑了几声说，“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和滑头一起刺探我们数学系情报的那个呆子，后来被我们赶了出去。呵呵，看起来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你可不要记仇啊！”

从此，他们三人经常在邵泓的办公室兼宿舍里聚会，一起大骂时运不济，一起抱怨条件太差，可是骂过之后，还要埋头于作业教案之中，耕耘在三尺讲台之上，干着“蜡炬成灰”的活，受着“春蚕吐丝”的累。

项光明一门心思盼望着能够跳出教育界，尽管招干的机会很多，可轮上他的却没有，经过几番冲刺，渐渐心灰意冷；邵泓却非常自信，非要谈个城里的男朋友不可，将来也好“随夫从军”，过上小市民的日子，可谈一个吹一个，寻寻觅觅，一年过去了，仍无结果。

倒是廖然深知自己相貌平平，资质一般，还有个爱发愣的毛病，既没有什么值得依靠的根基，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，所以他心态平衡，不愠不躁。一次，他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了一则禅宗

故事，更是奉若经典：

“有一天，一位老禅师带着两个徒弟，提着灯笼在黑夜行走，一阵风吹来，灯灭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徒弟问。

“看脚下！”师父答。

廖然想：当一切变成黑暗的时候，既看不见后面的来路，又看不清前面的去路，自己该怎么走？当然是“看脚下！”，尽力做好本职工作，把学生教好就行。

廖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项光明和邵泓听。

项光明说：“什么看脚下？胡说八道！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当个教师有什么前途？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，是知识分子的末路。你们没有听说过吗？早在元朝就有‘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五医、六工、七猎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’的说法，明显地将知识分子的位置排在了第九位。这比乞丐强一点、连娼妓都不如的职业有什么干头？这‘臭老九’的头衔太不好听。”

邵泓一听就不依了，伸手就在项光明头上来了一下说：“项滑头，你这话是臭老九放的屁中最臭的那一枚，是自己作践自己，竟把我们教师和乞丐、娼妓作比。就你也能够称得上知识分子？没吃三天素，就想上西天，你才读了几本书，就枉称知识分子？我认为，任何职业本身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当教师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，你怎么可以自暴自弃？你呀，简直是把元朝的一滩臭屎当成佳肴来嚼！”

项光明挨了骂，反而笑呵呵地说：“漂亮妹妹说话文明一点好不好？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可不是我干的事情，你别骂我呀！前几天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首打油诗，人家把我们教师又分成了九等。”

邵泓撇了撇嘴说：“什么狗屁打油诗？是不是你胡编乱造的？”

“我哪有能耐去编诗呀！如果我有写诗的本事，我还教学吗？我给你们背诵一下：

一等教师校领导，明吃明喝暗中捞；

二等教师有根基，挂个虚名领工资；

三等教师编资料，东拼西凑赚钞票；
四等教师班主任，家长请送讨欢心；
五等教师做家教，里外划拉装腰包；
六等教师进后勤，省心省力有奖金；
七等教师埋头干，整天围着成绩转；
八等教师能力差，校长批评学生骂；
九等教师真是笨，连续三年都落聘。”

廖然听完，鼓掌叫好：“好一首打油诗！真实地反映了教师的工作状况。”

邵泓撇撇嘴说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歪诗，你还叫好？如果教师品行不端、能力不强，他们能当上领导吗？现在的学校不好领，他们活得也很累。业务水平高的教师编写学习资料，挣几个辛苦费，不丢人！当家教挺辛苦的，家长给一定的报酬也应该。依我看，这首狗屁打油诗纯粹是哪个无聊的人对教师的恶意攻击，因为好领导、好教师多的是，他们才是教师的主流。至于那些教学成绩差、误人子弟的教师，受批、挨骂、落聘，哼哼，活该！”

项光明小眼一挤，打断了邵泓的话：“即使你说得对，可是我总觉得我们这种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的日子最难熬。我认为，与其半死不活地活着，还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去。”

邵泓一听，就一本正经地对廖然说：“你有耗子药没有？”

廖然晕头晕脑地问：“你现在找耗子药干什么？”

“给项光明啊！”

“给他干什么？”

邵泓笑弯了腰说：“让他轰轰烈烈地去死呀！哈哈……”

廖然也跟着起哄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集市上卖耗子药广告记了下来：“夹子打，笼子罩，不如我的耗子药。耗子药，耗子药，耗子吃了跑不掉。大耗子吃了跳三跳，小耗子吃了当场就晕倒。”

邵泓笑得直不起腰，但她还是又续了两句：“滑头吃了耗子药，口吐白沫辫子翘。”

廖然傻笑了一阵子，捏了捏自己脸上快要痉挛的肌肉说：“咱们别开玩笑。说实话，我还是赞成邵泓的观点，现在我们教师的地位在不断提高，我们还有个自己的节日呢！”

项光明见邵泓和廖然一唱一和，很不高兴，他的血管里流动的仿佛是醋，心里面更是酸溜溜的。他白了廖然一眼说：“提高个屁！你是自我感觉良好罢了。为什么不给领导来个‘领导节’，而为我们教师来个‘教师节’，这不正说明教师的地位低吗？连这都琢磨不透，还跟着瞎起哄。今后遇到没有考虑成熟的问题，不要急于发表意见。”

项光明最爱在邵泓面前贬低廖然，廖然也从来没有介意过，因为他知道项光明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无非是想在邵泓面前表现一下自己，以博得邵泓的喜欢。廖然自知条件不如项光明，他对邵泓根本没有抱任何幻想，因此他抱着“我不下地狱、谁下地狱”的态度，处处让着项光明，从来不和他争执什么，甚至有时故意抬高项光明。可是邵泓的目标是城里人，项光明多次献殷勤，邵泓不但没有一丝感化，反而经常奚落他。

廖然见项光明这次又是故伎重演，就会心地笑了笑说：“滑头说的也有道理，‘努力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，坚决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’，这类标语到处都有，言外之意就是只有‘努力’和‘坚决’之后教师的地位才能够提高，也就是说，教师的地位目前还不高。”

邵泓一听，在廖然的头上也来了一下说：“两面派，没有主心骨！你们中文系毕业的就爱咬文嚼字。”

常言道：打是亲，骂是爱。项光明原以为邵泓在他头上来了一下是对他的特殊优待，刚才还在沾沾自喜，可现在邵泓又在廖然的头上也来了一下，他的眉头轻微地皱了皱，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嫉妒之情。

但是廖然还是觉察到了，为了不让项光明生气，他急忙对邵泓说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的脑袋长了二十多年才发育成这样子，是用来思考问题的，不是给你当靶子的。”

话音没落，邵泓冷不防又在廖然的头上来了一下：“我不是君子，是女子，女子是既动口又动手。你没有主心骨也就罢了，还看别人的脸色行事，再挨一次也不冤。”原来邵泓也留意到了项光明脸上的表情变化。

廖然比项光明多得了一次“奖赏”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可是他很